

虹影的精神与艺术世界透视

——从《饥饿的女儿》入手

唐莉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极端的生命体验,使虹影的生活和创作游走在多重的两极之间:生与死、爱欲与孤独、逃离与寻找、宿命与意志、虚构与真相,这几组内在张力在叙事艺术中的相互作用,使虹影的小说创作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关键词:饥饿;爱欲;逃离;生死;命运

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6-0079-06

虹影于1996年创作完成的长篇自传《饥饿的女儿》为她在东、西方同时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该书先于1997年在台湾出版并荣获该年度《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2000年在大陆首次出版,年终盘点时被称为本年度最棒的长篇。乐黛云在美国的斯丹福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时,也曾专门介绍过这部作品。

在西方,这本书更是好评如潮。瑞典的《松德斯瓦尔斯日报》称之为了一本了不起的杰作:“它把私人的与公众的结合起来,又把公众的与精神的结合起来。”美国的汉学家葛浩文教授将此书与同类作品进行比较,指出其成功所在:“许多此类书,我看有个共同点,就是想要宽恕自身的劣行,或呼喊受冤,或自我标榜,或有意卖弄。此类作品的动机看来是清帐,甚至更糟。虹影的自传中没有大部分此类书所犯的毛病,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品格,也是一个人格的高尚之处。……虹影此书中,政治与国家大事只是一个潜文本,艰辛苦难中的人性的经验,才是本书的核心。”^{[1]24}

所谓艰辛苦难中的人性经验,正是文章所要关注的地方。诚如虹影自己所言:“《饥饿的女儿》只是我重要的作品,但不是最好的作品,它是一把可变幻的钥匙,掌握得好,可打开我其他的作品。”^{[2]迷离}

的身世、成长的创伤、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饥饿、命运的18岁、她生命中的人和事、生与死是如何不断刺激着她的神经同时又塑造着她的精神。无论她如何逃离故乡,背对往事,离经叛道,用顽强的自我对抗命运的无常,饥饿的心灵深处,却一直充满爱欲也始终难免孤独。爱欲和孤独,与生俱来不可避免地成为她生命中的执念和精神上的阴影,并以各种方式投射到她的作品中,使她的人物和作品也笼罩着同样的精神气质和悲剧色彩。

1. 母亲

母亲是这部作品中催人泪下的一个人物形象,也是虹影生命中对她影响至深的亲人。这位朴实、勇敢而又倔强、叛逆的母亲,让人不禁想起法国雕塑家罗丹的那句名言:如果有什么比美的东西更美,那就是美的衰败。

母亲曾是一个美丽动人的乡下女子,为了逃避包办婚姻,从家里跳窗而出来到重庆。在纺纱厂,临暴不屈的母亲被一个袍哥头子看中并娶为正室。婚后因不堪忍受袍哥的打骂屈辱,母亲抱着不足1岁的女儿逃离锦衣玉食的生活,在嘉陵江边以洗衣为生。不久,便和养父,一个同样朴实善良的船员重新组织家庭。到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这个安置在重庆南岸平民窟里的家庭已是儿女满堂的七口之家。

收稿日期:2008-05-16

作者简介:唐莉(1973-),湖北洪湖人,黄山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

母亲常年在外做零工,靠一根扁担两根绳子,和男人一样吼着号子,干体力活挣钱养活这个家。养父经年在外走船,母亲独自在江边做苦力,经常受气又受伤,这时,她有幸得到一个小她10岁的青年男子的帮助,在艰难困苦中享受了片刻难得的生和爱的喜悦。这样,就有了在食和性的双重饥饿中孕育并出生的虹影。

在虹影的记忆中,母亲从未美丽过,甚至好看过。多年苦力的摧残,无望爱情的内创,母亲一身都是病,她的脸比她猜测的还要飞速地变丑变老。很多年,她们母女都是用恨的方式彼此爱着。直到虹影经历过很多人生之苦后,她才明白,母亲其实就是一本,她从小就读着这本书长大。

成名后的虹影被邀请到世界各国演讲,她经常提到母亲:母亲是一个天生的诗人,她教会了我讲故事,她一生都在选择爱情,都在挑战命运。在虹影的几部长篇代表作中,女主人公都或多或少有母亲和成年后虹影自己的精神气质:敢爱敢恨,敢做敢当,决不会哭,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和苦难,有一种不被压倒、生机盎然的强悍,有那么一点儿狠劲。在《上海王》中,虹影更是以母亲为展开想象的原型:“我开始准备写这本书时,本想写一个革命者怎么一步步成为一个黑道人物,后来发现最可写的是一个女人,如我的母亲,她那双大脚,如何从乡下踏入摩登世界。怎么遭遇奇迹,陷入地狱;又从地狱返回,历遍人间。这才出现这本‘虚拟自传’”。^[139]

母亲给予虹影最大的影响在于她那强烈的生命意志、旺盛的生命力和活跃的生命感,这在无形中使虹影的性格发展成一种生产性倾向。“持有这种态度的人就克服了他的依赖性、自恋性以及剥削别人的要求,并能找到对自己的人性力量的信赖以及达到目的的勇气。如果缺乏这些特点,人们就害怕献出自己,也就是害怕去爱。”^[140]而这种爱的能力和内心深处的力量,正是一切真正的艺术创造的基础。

2. 父亲

在虹影的成长期,父亲的形象是缺席的。在18岁,她的初恋情人悬梁自尽后,她对自己内心的恋父情结进行了一番清理:

下这个决心的时候,我才突然明白,我在历史老师身上寻找的,实际上不是一个情人或一个丈夫,我是在寻找我生命中缺失的父亲,一个情人般的父亲,年龄大到足以安慰我,睿智到能启示我,又亲密得能

与我平等交流感情,珍爱我,怜惜我,还敢为我受辱挺身而出。

但是,三个父亲,都负了我:生父为我付出沉重代价,却只给我带来羞辱;养父忍下耻辱,细心照料我长大,但从未亲近过我的心;历史老师,我情人般的父亲,只顾自己离去,把我当作一桩应该忘掉的艳遇。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父亲。^[141]

18岁开始的独自漂泊,虹影不仅离开了以母亲为象征的家,同时也在心里杀死了父亲的幻象和依恋。她不再相信任何人或事,在一片万念俱灰的精神废墟之上,寻找重生。“一个成熟的人最终能达到他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的父亲的高度。成熟的人使自己同母亲和父亲的外部形像脱离,却在内心建立起这两个形像。她把母亲的良知建筑在他自己爱的能力上,把父亲的良知建筑在自己的理智和判断力上。”^[142]所以,尽管诗歌是虹影的生命,但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无论生活上,还是写作中。女性欲望是虹影小说的主题,但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却有着一般女作家所没有的决断和狠劲,更接近于男性的做法。因此,虹影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心的人”,亦即没有廉价的同情心,而这正是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所需要超越的地方。

在经过了很多年写作和漂泊的磨砺之后,虹影才完成了寻父——弑父——认父的过程。她把这一失而复得的感念写在她最满意的一个短篇小说《奔丧》里:“我一直在找父亲,不知父亲就在身边。”为了替养父还愿到上海,她写了长篇《上海王》,她在后记中写道:“他虽不是我亲生父亲,却是最爱之人,他身上的善良、同情心,使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未葬于污浊的黑暗之中,因为他的存在,让我始终对这个世界不彻底绝望。”^[143]

3. 虹影

成为虹影,是她自己的一个选择。在揭开身世之谜后,成年的她将她以前的姓(陈)去掉,取了个和原名同音不同字的词。她从《诗经毛氏注》里挑出这个字,让自己姓“虹”:

日与雨交,倏然成质,似有血气之类,乃阴阳之气。

不当交而交者,盖天地之淫气也。在东者莫虹也,虹随日所映。故朝西而莫东也。

以比淫奔之惑,人不可道。况女子有行,又当远其父母兄弟。^[144]

虹影之名即是她身世和生命的一个隐喻,它意味着叛逆、欲望、创造、逃离和宿命。虹影同时也是她生命的诗意呈现:仰天之水,相遇阳光。河流给了她生命,她赋予河流人性。没有任何一本书比得上河流对她的影响,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一条灵性的河在奔涌,成为文本气韵生动的点睛之笔。

“虹”的形象,既是她生命中一个情结,也是她创作中的一个执念。在《英国情人》中,“虹”是一个与孤独的“灯塔”相对照的温暖而又美好的意象;在《女子有行》中,“虹”是一个在上海、纽约和布拉格之间不断逃离的中国女子,在《阿难》中,“虹”横跨在印度的恒河之上。虹影承认她是自恋的,并坦言小说中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影子。但同时虹影又知道,自恋的作家最多只能是个二流作家,所以,她总是不忘将个人经验投影到历史和时代的大背景上,将个人痛苦与整个民族的痛苦联系在一起,使个人遭遇上升为一个民族的缩影和寓言。

成为虹影的过程,即是完成自怜——自恋——自爱的过程。从自怜身世的感伤,到对自身这一独特生命个体的迷恋,到“爱他人如同爱己”的爱的升华。所谓自爱,它超越了自恋,又不同于利己,它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爱的能力,对生命,对生活,对自己和他人。当然,它同时也是艺术创造的内在动力。

4. 梦/饥饿

“饥饿是我的胎教,苦难是我的启蒙”。这是虹影在自传中所要表达的主题。

对这场大饥荒,我始终感到好奇,觉得它与我的一生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使我与别人不一样:我身体上的毛病、精神上的苦闷,似乎都和它有关。它既不是我的前世,也不是我的此生,而是夹在两个悬崖间的小索桥。我摇晃着走在这桥上时,刮起一股凶险的大风,吹得我不成人形。^[578]

忍饥挨饿的赤贫、平庸苍白的现实、毫无希望的来日,使虹影的梦神经特别发达。每天夜里她总是从一个梦挣扎到另一个梦,尖叫着,大汗淋漓醒来。在梦里她总饿得找不到饭碗,却闻到饭香,恨不得跟每个手里有碗的人下跪。在白天,自觉多余的她,则只能暗暗回忆在梦中被人亲吻的滋味。她对自己说,不管怎样,一定要怀有梦想,就是抓住一个不可能的梦想也行,否则,这辈子就完了。她在饥饿中抓住了文学,并用一生的时间认认真真做这个最大的梦——她希望,她的写作,早晚有一天能解救

她生来就饥饿的心灵。

童年是虹影作为一个作家最早的训练。童年把她的心全部打开,和这个世界相对撞相对应相影射。饥饿使她感觉满溢,想象狂飞。在生活中,梦成为她平衡现实与理想的方式,在创作中,梦则成为她诠释人物心理的主要表现手法。而她的未来乌托邦小说《女子有行》就是一个女性白日梦。同时,饥饿又使她的梦想与现实紧密相联,使她永远站在失败者一边:“我觉得我是那么多不幸的人的转世。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许是成千上万饥饿的人要我出来为他们说话,所以我今天就成了作家,一个用笔不断向世界发出声音的人。”^[579]

5. 爱/孤独

虹影出生还不足月,母亲便外出务工,她经常一个人躺在清冷的床上,没人管。孤独,是这个世界带给她的第一感觉。在整个成长期,她一直被两个问题苦苦纠缠:为什么在这个家里,我总象一个多余的人?在饥荒年月,和我有血缘没血缘的亲人们一个个消失,而我竟然生了下来,活了下来,靠了什么?在18岁那年,她找到了令她震惊而又愤怒的答案,她生了并活了下来,是靠了爱,母亲和生父在世人眼里大逆不道的爱。爱的力量战胜了饥荒赋予她生命,同时又带给她羞辱,让她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在虹影的生命里,爱的强烈和爱的无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悖论:爱,但却孤独。

刻骨铭心的孤独,使虹影的感情总处于一种饥渴状态,她绝望的需要总想把自己交给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当她碰到历史老师时,她一边深藏起自己的孤独,一边又克制不住想走近他,她突然明白:

我的本性中就有这么股我至今也弄不懂的劲头:敢于抛弃一切,哪怕被一切所抛弃,只要为了爱,无所谓明天,不计较昨日,送掉性命,也无怨无恨。^[5160]

她的这场不顾一切的初恋,以他不顾一切的自杀而告终。爱再次以无辜的面目呈现其孤独,让她看到,爱,从孤独开始,也以孤独结束。虹影的作品以大胆出位的欲望描写著称,但在她的作品中却很难看到甜蜜无忧的爱和轻松无碍的性,她笔下的欲望似乎总有一句潜台词:你有多幸福,你就会有多痛苦。这就是爱的法则。情到深处人孤独。

虹影最早的写作,始于幼年时的自我对话和自言自语;接着,是对日记倾诉,她称之为懦弱者的习

愤,孤独者的自慰;最后,她和她书中的人物交流,在文本中狂欢。她一直在用孤独的写作,寻找孤独的爱,以绝望的勇气和不倦的姿态。

6.家/逃离

虹影自称是有9条命的猫。母亲怀上她后就不想要,她有意抬重物,奔山路,想小产,但孩子却生根似的不肯下来。后来,母亲曾两次决定去医院引产,但先后被生父和养父阻止。生下来后,又被几度送入未果,最后才无可奈何地留在了家里。从子宫里就开始失去的安全感,使“家”成为虹影心中一个永远也无法释怀的情结:

我小时候那么怕陌生人,一见陌生人内心就紧张害怕,长大了,还是照旧,想必是小时候惊惊恐恐怕失去家的缘故。^{[5]181}

家,意味着理解、温暖和爱。所以,当她站在历史老师的办公桌前,心里会有种找到家的感觉。18岁那年,生父的突然进入和爱人的骤然离开,使渴望逃离家的冲动,比唯恐失去家的担忧,来得更为迫切:

我是在这个时候坚定了要离开家的决心。

我知道自己患有一种怎样的精神疾病——只有弱者才有的逃离病。仰望山腰上紧紧挤在一块的院子,一丛丛慢慢亮起的灯光,只有逃离,我才会安宁。^{[5]208}

整整10年,虹影离乡背井只身逛荡在广袤无边的大地上,一个个城市,无目的地乱走,有目的地漫游。她埋头读书,疯狂写作,试图逃脱这世代贫穷痛苦生活的轮回。“这种逃离,其实是强者的生路,是失败却不甘心失败者一生无法摆脱的需要。”^[6]行走、读书和写作,是逃离的方式,也是寻找的开始。逃离和寻找构成虹影生命和写作的内在张力。在命运的革命中,曾经惶恐、胆怯、自卑的旧我日益变得坚定、勇敢、自信。在文学创作中,逃离成为虹影叙述故事、驰骋想象、特立独行的起点。《女子有行》以城际间的辗转逃离来展开对理想时空的寻找;《阿难》在逃离和寻找之间设置疑问和悬念;《英国情人》最终以男主人公的逃离完成异国情爱的悲剧。虹影笔下的人物,无论成功或失败,几乎都是一些灵魂漂泊无依,不断寻找精神家园的人。

2005年10月,虹影在西南大学的演讲中这样界定自己:“我是一个诗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没有家的人。”

7.生死

叔本华以为,死亡是真正激励哲学、给哲学以灵感的守护神,或者也可以说是为哲学指明路向的引路者。而苏格拉底给哲学所下的定义就是:“为死亡所作的准备”。^{[9]204}

在虹影的整个成长期,她不仅听闻一个个亲人因饥饿而死,而且常常目睹很多从长江上游漂流而下的死尸,男的一律俯视图向水,而女的则都仰面朝天。12岁那年,为讨学费和母亲生气,她突然晕倒,灵魂出窍,在生死不明间懊悔莫及:

我渴望再活一次,哪怕比前一生更痛苦。我才刚刚开始活,我不必死,我就是要活!就是要不顾一切地长大!^{[5]105}

久而久之,“我不能死,我必须活”成为虹影生命中的一个信念,并且她坚信女人比男人更伟大,因为,女人敢直面死亡。尽管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她来说,活,意味着生不如死的痛苦。在散文《在东京拜访一事无成者周树人》中,她表达了自己和作为失败者周树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多年后他喝醉了,对着月光下的自己的影子说:只有你知道,我是一个人在挣扎,只有你知道,有多少次,我已经向命运投降,渴望一死了之,但我终于活了下来。^{[10]201}

虹影以为,这个人就是她自己。在生和死之间的顽强挣扎,使她对于生命和命运有了更为透彻的领悟。当她得知历史老师自杀后,她表现出远非一个18岁女孩所应有的冷静,她对他充满蔑视,认为他没有用足够的毅力、勇气和智慧对抗命运;同时,在爱人的生命尽头,她又看到了生的美好,看到在人世的荒原之上,对峙着欢乐与绝望的双峰。生和死的极端体验,在她痛苦的挣扎和感悟中日益内化成她的灵魂,并引领着她的创作。虹影喜欢用生和死,用生死相契来设置其人物命运,营造出大开大合,荡气回肠的悲剧效果。在《英国情人》中,男主人公战死于西班牙战场,女主人公则在同一天用自杀实现了他们最后也是永远的约会。在《阿难》中,对生命和灵魂的追索也是以男女主角的双双自尽而告终。虹影笔下的女性,无一不是灿烂地生,勇敢地死,将生命的体验张扬到极致。

8.命运

识字不多的母亲,每逢大事难决,就要去罗汉寺庙烧香。三四岁光景,母亲第一次将虹影带到庙里,并对她说,一个菩萨一个运,拜准了主命的菩萨,对上了,一辈子就好运不断。依生辰八字,虹影

的守护神正是文殊菩萨。她相信自己一生会受求知之苦,命中注定以写字为生。

在《放毒的女人》一文中,虹影曾谈及,她作品中的“鬼气”,与四川的风土人情有关,也与她从小生活的环境有关,“长江中、上游,本是巫教兴盛之地,重庆更是一座鬼气森森的山城。”^[15]^[16]而虹影自身的经历比任何一本小说都要丰富、传奇,所有这些都让她坚信所谓命中注定的强大力量。

18岁那年,她闻知了自己的家史,并且经历了第一次恋爱,这身世和自我的双重发现,使她不愿再做一个被动等待命运的人。她离家出走,一刀斩断了过去,发誓要改变命运重复的轮回。从此,宿命和生命意志的对抗,贯穿了虹影的生活和作品,她在这对抗中获得生命和艺术的涅槃:

我觉得我之所以成为这么一个人,就是说私生女的身世,我早年经历的,我少年时期经历的,现在我经历的,和我以后将经历的,其实全部注定好了。你要向它抗争可能你的路就稍微不一样,会改变,如果你服从于它,投降了,就又不一样。……我不吭声,熬过今天、度过明天我就有后天,我只要活下来,我就肯定有一天会比现在过得更好。就是那种狠劲儿在里面,我不会屈服。^[17]^[18]

佛不度我,我就自度。虹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被称为女权主义。但同时,虹影又喜欢描写生死轮回、灵魂转世、密宗双修、道教房中术等看似迷信的东西。神秘的东方文化、宿命色彩和西方的理性精神、现代意识,如阴阳两极,被有机地融合在虹影的叙事之中,使其作品具有多重解读的可能。

9. 镜子

曾经因为贫穷和自卑,虹影对镜子的恐惧不亚于母亲,她们有意无意躲避镜子映照出的惨淡生活。在有了第一次性爱体验以后,镜子和音乐一起,成为虹影创作时必不可少的特殊习惯。

阁楼里没人,我奇怪自己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镜子拿在手里,那的确不是我,全变了,尤其是我的眼睛:以往的惊恐,被一种沉静的色泽覆盖了,我看着,心里又快乐起来。……我对镜子的迷恋是从这个上午开始的,一面小小的镜子,是我居住的世界,隔开了我不喜欢的一切,我走在里面,穿过雾气和雨水,我走走停停,打量着熟悉的人影,熟悉的房屋。^[19]

镜子对于虹影,在成长时是自我发现,在创作时则是自我凝视。她书桌上必有一面镜子,镜子里

面的那个人不梳头发,穿一件男式衬衫。在一种超性别的状态下,她看着自己的眼睛,那些逝去的往事,那未曾经历的世界,那几世的宿命轮回,都一一走入她的镜中,她带读者一起进入她想象的世界。

虹影自称是“带疤痕的向日葵”,无论走到哪儿,永远向着自己内心的最深处。她就在这自我发现自我凝视的过程当中,积聚她创作的“灯”与“镜”,^[20]并赋予人物和作品以灵魂。

从以上解读可以看到,由于虹影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极端的生命体验,她的创作游走在多重的两极之间:生与死、爱欲与孤独、逃离与寻找、宿命与意志、虚构与真相,这几组内在张力在叙事艺术中的相互作用,使虹影的小说创作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饥饿的女儿》是解读虹影及其作品的关键。2005年7月,虹影在获“罗马文学奖”前接受记者采访,她说:“我的力量来自我的出身。我的出身就是一个边缘人。我的家庭,我的亲人和战争、黑帮,和社会的任何一个底层元素息息相关。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我不畏惧一切,不畏惧恐怖、不畏惧死亡,也不畏惧来自任何一方的压力。但另一方面,我下笔的时候,也很害怕,我怕我不能这样写。我怕因为我写作,我身边的人都会被诟病、误会甚至死亡。在极度的害怕与无所恐惧之间,我的想像力就到达了我所向往的地方。”^[21]

《饥饿的女儿》也是虹影创作的一个分水岭。她曾被生活毁灭过,她曾走到绝境进入死城,她带着对这个世界的一腔愤恨开始改变命运轮回的写作,多年后,她终于在黑暗的世界里看到了光,而获得重生。“1996年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我自己已爬到了山顶上,而那本《饥饿的女儿》就在‘山顶’上写的。我想,我以前的作品都是在半山腰上写的……”^[22]以1996年为界,如果说虹影在那之前的写作是自救,是疗伤,是命运的革命;那么,当她终于爬上山顶,爱恨生死了然于心,境界变得沉静而开阔,她开始为寻找爱而写作,让写作拥抱爱情,远离仇恨。

注 释:

①参见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参考文献:

[1]葛浩文.饥饿的女儿——一个使人难以安枕的故事[C]/虹

- 影.饥饿的女儿[M].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 2003-02-27.
- [2]止庵.关于海外文学,泰比特测试,以及异国爱情的对话—虹影与止庵对谈录[J].作家,2001,(12). [9]叔本华.论死亡[M]//叔本华美学随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3]虹影.还原到上海[M]//上海王.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10]虹影.在东京拜访一事无成者周树人[M]//虹影打伞.北京:知识出版社,2002.
- [4]艾·弗罗姆.爱的艺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1]钟怡音.我的力量来自我的出身[EB/OL].金羊网,2005.
- [5]虹影.饥饿的女儿[M].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 [12]孙康宜.虹影在山上[C]//虹影.女子有行.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
- [6]虹影.女子有行[M].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 [7]虹影.那年纽约咖啡红[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 [8]赵毅衡.惟一者虹影,与她的神[EB/OL].网易文化自助餐, 责任编辑:曲晓红

Formation of Hong Ying's Spiritual and Artistic World —An Analysis of Daughter of The River

Tang Li

(School of Arts,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245041,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aughter of The River, the paper aims to decipher the formation of Hong Ying's spiritual and artistic world, which highlights the role of her extreme life experiences, wandering between multiple opposites in her distinctive novel creation such as life and death, love and solitude, escape and search, fate and will, falsehood and truth.

Key words: hunger; love; escape; life and death; fate

·徽州文化小资料·

“十户之村，不废诵读”

“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语出元末赵沅的《商山书院学田记》。

宋元以后，徽州成为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明代中叶以后，因有徽商财力的大量投入，徽州教育更加兴盛。除设府学、县学和书院外，还设立了大量的社学和塾学，以教乡里子弟。各族还设有族学，免费为族内贫寒子弟提供教育。重视教育，蔚然成风。“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学有所师”。即使是只有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也可以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这句话正是当时徽州教育状况的真实写照。